



蓮龕集卷之十二

傳

臨川李來泰石臺著 同懷弟盛泰季章輯

男

士徽縣圖  
士昆增城

編次

孫 轍景山  
姪孫 口德軒南

全梓

姪

士馨丹旆  
士岑登琦

數實景虞  
步柳師孟

姪曾球天申禮和

田裕所先生傳

壬辰南宮之役余與蓼庵田公同出大興章先生之門自春官以進之家宰試吏諸曹退而請蓮龕集

卷之十二

傳

事師門期集盡三夏未嘗不一日俱也閒語及家世愀然曰某奉先君子教以有今日先君子棄某八年矣余少孤時免先恭人之喪亦甫三年相對欷歔不忍竟也明年重聚京邸蓼庵去為麗水令不數月歿忽忽三十矣及余再入承明公子綸霞雨來後先繼起有名於時緣疇昔之誼以家傳見屬書來經歲追憶前語爽然有動於中輒不忍竟已憮然曰此先友志也余之傳先生猶子弟之述父祖也其忍終不竟乎先





生諱寶粟字裕所其先自眞定徙德州三傳至  
公大父中泉先生明世廟時起家進士爲司農  
郎有聲中泉清白吏公考世守一經家益落而  
先生三子也去王父貴時已遠獨用先業自奮  
勵及壯補諸生遂爲諸生都講數躡塲屋而由  
先生之學以取科名者輩相望黨塾羣聚先生  
褰衣方領又手緩步後進執經魚雅差屬以是  
出入里社或授徒四方咸知爲田先生弟子也  
蓋先生雖以強博有聞而學一以躬行爲主晨

蓮龕集

卷之十二

傳

二

起焚香籟天正襟危坐燕居未嘗有渝書行事  
於日曆以自儆終身如一日一門之內肅若朝  
典聞其謦咳皆動容屏息遂謂稱公號能止兒  
啼云爲諸生三十年足跡不入公府親知有過  
必諄諄誨導之或至斥責必改乃已鄉鄰詬訐  
質先生一言無不立解者時天下多事德爲輪  
蹄孔道數被兵獨先生閉戶呻吟歲時伏臘三  
世一堂春秋上壘晉孫曾羣從遵廣陌蔭長松  
指數承平時事知人環觀聚聽稱田公長者先

進之禮法猶有存焉先生之爲教於身者類如此天性孝友居兩尊人喪哀毀骨立三年不啟齒儉不廢禮遠近則焉愛季弟滿所公兒時負之行至墮足溝水中不廢笑樂滿所長善居積家益起絲粟出入必咨先生後行歲歉族里賴以舉火者無算人以此賢滿所而益嘆先生之家學爲不可及也綸霞又言兒時猶及記公廣額疎着布袍方履一日曳杖負檐與滿所公笑言啞啞已撫笈背久之曰吾家自戶部公歿後

蓮龕集

卷之十一

傳

三

垂八十年爲儒四世常有顯者世方亂余不及見矣爲大息而罷先生自以通籍累世白首爲儒感世途之板蕩悼先志之淪胥汚水鳴鳩之歎殆兼有之此昔者蓼庵所爲言及而愀然綸霞所爲彷徨繫息而不能已已也嗚呼是可傳也已蓼庵先生次子諱緒宗綸霞名雯蓼庵次子以甲辰進士今督學江南則余舊蒞也雨來名需蓼庵三子以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方爲同館故余論次先生事於其可見者俾後之傳儒



林篤行者有所考焉生卒婚嫁具誌狀中不備書

論曰秦漢之間杜田生以易學教授弟子其後施孟梁邱竝立學宮先生其苗裔與然何他行無聞而先生躬行孝友爲時誦法先生之教澤在人固與誦習一師之言者異矣先生歿而綸霞方以其學垂教江表先生之道南矣君子之澤其猶未艾也夫

方伯在川先生家傳

蓮龕集

卷之十一

傳

四

明興自憲廟後中外靜謐一二十大臣經理塞上邊陲無夕烽之警垂及百年承平久權璫債帥孽牙其間武備廢弛至世廟庚戌寇薄都城天子坐西內視燹火燭天環顧左右幾無一人可共緩急獨仇鸞以夔哨宿將冒勤王功受重寄而邊事益以大壞頗疑士大夫平居優柔文望一旦有事恆擾錯互無足爲朝廷輕重故至此及讀在川公當事亟時條上封事布置整暇一時時以無恐至所論薦詞林臺省部寺諸賢奏

對邊事方略悉行其說可百年無患顧其時漫  
不省察而公亦浮湛中外以老貢市之利鈍遂  
與國運相終始誰秉國成是可爲長太息也公  
諱逢時字化甫其先贛人衛籍徙德州三傳至  
公成嘉靖甲戌進士閱七年由大行拜監察御  
史奉命巡青時俺荅已長驅內地間諜充斥謀  
焚草場爲應公請諸厰所積半給有馬官軍半  
令商人運入城隍上納之數大約如李伯紀守  
汴時事未幾游騎偪安定門分掠畿甸郊民扶  
遺龕集

卷之二十一 傳

五

傷集城下不得入號呼聲徹天內各鎮兵至糗  
糒不具武庫甲仗不時給公亟言九門晝閉徒  
困軍民示敵以弱調集諸軍宜給軍器資糧督  
之戰奮勇先驅者雖小挫勿論發官廩與民減  
其直俾民得食無內亂上是其言令戶兵工三  
部責狀以聞事無鉅細公所條畫咸中機宜戰  
守之策始備因奏舉人才詞臣如尹臺趙貞吉  
王維禎科道如張秉壺葉鏜唐禹錫楊允繩呂  
光洵黃如桂部司如江冕李棟劉自強黃元恭



張材張遜及起復知縣馬如驥皆方略素嫻宜  
備任用顧諸人多相嵩及奄寺所指目者疏入  
不省前此仇鸞帥大同廝養卒時肯闌出塞通  
賂遺及寇薄都門以嫚書言貢事廷臣愕眙相  
向獨趙貞吉抗言不可上令出視師鸞故撓敗  
之貞吉得罪去鸞始窺上意旨與相嵩表裏而  
馬市之議起矣雲中上谷間往來寇掠無虛日  
戊宰相戒不敢誰何邊垣營堡皆墮壞公巡按  
宣大上言數日內俺荅三人寇似與通市情實  
蓮龕集

卷之十一 傳

六

相左宜救邊臣多方備禦仍遣使宣示威德令  
約束部落無起釁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  
復求請及零騎侵犯能守約許通市如故否則  
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初馬市成內閣樞部皆受  
上賞楊繼盛首發其奸下詔獄自是無敢復言  
者侵掠匿不以報公首疏不直言馬市之非謂  
宐一切疆以漢法言婉而旨切於是中樞得以  
防微杜漸邀俞旨諸邊始曉然知姑息非上意  
也明年大同復被兵公始昌言寇以歲初入犯

俺荅之約束全無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惟當  
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勿以隱急顧忌釀大患且  
劾失律總兵徐仁等錄指揮王恭死事狀世宗  
大悟責諸鎮一意戰守卹蔭恭械繫仁等卽訊  
詔復言市者論死著令甲使非公前後四疏則  
馬市不已且及牛牟宣大不已且及遼左九邊  
之困當不待後日而始棘也復按南畿大盜李  
之強流劫邳州諸郡邑漸使運道巡撫沈應龍  
督漕連鎮不以聞公上其狀帝切責督撫戴罪  
蓮龕集

卷之二

傳

七

勦賊久之乃平廵方職主吏民訟獄而公所至  
專治兵一再定亂功最偉都御史趙文華公登  
第時舉主也爲相嵩私人公嫉其行益自遠趙  
銜之而公遂以湖廣副使出矣回翔藩臬歷廣  
東按察使山西左右布政使所至多善政民尸  
祝之顧公所重不在此論者謂公負文武材時  
西北尚未紓禍中苦寇南苦倭使公稍自委蛇  
當爲天子靜邊圉立不世勲亦孰得訾議者而  
公嚴氣正性有所不爲也獨惜公所言邊事不



數十年而大驗與所論薦諸公皆負時望先後  
摧折誅竄不獲與公左提右挈以建功當世天  
下不患無才而不能任用之而不欲竟其才  
淪胥以沒世道之患於公何有哉公與不肖皆  
出西平後爲尊屬頃有事史局見公事蹟炳麟  
簡冊特排纂其尤偉者錄之家乘俾論世者有  
所考焉

參藩鄭寶水先生傳

浙東儒者之盛自金吉父先生始吉父當宋季

蓮龕集

卷之十一 傳

八

承考亭四世之傳襄樊事取上書陳牽制擣虛  
之策時不能用元初屏居仁山謝絕徵辟身道  
統之寄者三十年三傳而至青田麗水諸公紆  
籌幕府畫地甌括亦欲少自表見其後裸將用  
京功參佐命姓名錯前史中曾不之諱後之誦  
其言而傷其志者有微詞焉古大人君子任綱  
常名教之重固自有在非可以成敗顯晦論也  
余論次參藩鄭公軼事有感焉公諱賡唐字寶  
水上世自山陽徙縉雲爲仕族至公會王父而

下三世皆起家明經王父儼若與中丞崑巖兄弟也貳令崇仁時助教覺斯公依子舍生公邑署中邑故有吳草廬寶唐書院儼若公喜曰吾有德於邑當有大吾門者以唐名公字從之志不忘也公幼而穎敏弱冠舉於鄉是爲明熹廟末年璿燄甫熄中外慶更始公攬轡京洛蒿日時艱慨然以經濟自任公車數罷需次州邑覺斯公柅之乃閉戶窮性命之學葛公配瞻講學南屏公稱弟子自是講貫益勤造詣益邃旁及蓮龕集

卷之十二

傳

九

兵農扼塞之書靡不究極中外多故公發憤抵掌欲如陳龍川上孝宗書極論世事始眺首取科名一酬其用世之志而天下事不可爲矣江左偷安幕棲穴鬪名籓失職羣依輦下上之當仿太祖封建初制環固維城次亦當考趙宋分布公族之法而當事權宜厝置莫之省憂會有崇王徙封處州之議公乃感奮謂一老書生爲鄉里請命非出位媒進者比上書極陳七不便中言處州分野上應少微非天潢食墨之地兼



山居穴聚爲礦盜黷賊所出沒猝然生心且名  
蕭牆之患一時傳誦其疏參考天人通達時勢  
非經生語也閩事起辟待詔晉銓曹自以屢世  
爲儒遭逢多難明知勢不可支而委質大義不  
容一日不白於天地之間陳時政數萬言曾公  
二雲歎曰救時碩畫無踰此者訖不及用書亦  
不傳時羈棲海嶠尚用金錢補吏有以千緡嘗  
公者杖闔吏卻之銓政肅然用事者多不便乃  
以公兵備福寧公曰此宋元經理海道處也方

蓮龕集

卷之十二

傳

十

蒐軍實剔弊蠹而守關之師已潰矣畫窮筭爲  
水天誓長溪爲止水而大運已訖親命頻來指  
白雲而長往幸黃寇之無恙此公出處之大較  
也總戎聞公歸檄召公公曰捐軀吾分也辦此  
久矣卒感公明德不忍犯僇徵山林隱逸詔書  
屢下有司欲以公應固拒不起借緇襪爲南寇  
視法喜如周粟公之爲仁山不爲麗水青田固  
斷如矣公事親孝與人敬愛待族黨有恩中歲  
喪婦不復蓄姬侍環堵蕭然終身無喜愠之色

以爲儒者恆行不具書書其大者所著有讀易  
蒐古質疑兩漢語林春秋引斷凡若干卷其詩  
集有髡應杭遊諸草而纂上吟一編則公在長  
溪溪山作也比指南於信國仿北征於少陵後  
之知人論世者於此有考焉葛氏之學出於王  
文成文成倡道東南以拔本塞源自勵而其豐  
功大節體用合一萬非後儒所及門人於其全  
體大用一無所得而徒以一知半解矜相授受  
援儒入墨卒爲世所詬厲故爲姚江之徒者當  
視其用世之學而不必求之於語言文字之間  
若寶水先生者時遇不同其大致則庶幾矣

施曾省先生傳

施訥字曾省直隸宣城人父弘猷以理學祀於  
鄉學者所稱中明先生也訥孝友出天性四歲  
時母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食訥爲祖父母所  
愛數令侍食退而見母食淡悲痛仆地移時不  
能起其後侍食不舉肉祖父母知之每食肉必  
畱餘均母子曰兒孝無傷兒意也七歲就外傳



能守家學通詩易尤篤志孝經晨起必焚香拜  
讀之語人曰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  
義不可須臾忘也規行矩步見父母色稍拂則  
長跪請呵責色愉乃已初婚之夕客強沃以酒  
固謝不勝父以爲忤客目攝之卽跪謝罪客去  
退而跪於寢門漏三刻父引其手曰婚媾大禮  
也孺子過矣居父喪水漿不入口貧不能葬朝  
夕哭泣上食三年不離苫次旣殯奉木主寢室  
事大小告而後行體孱甚讀書盡丙夜母戒止

蓮龕集

卷之十二

傳

十二

之後乃候母寢帷燈默誦以爲常術者言母算  
盡五十日夜憂懼至形噩夢號呼矍起禱九華  
山衷一紙焚之伏地良久兩衷皆濡淚蓋請減  
算益母也母竟以八十終弟譽少長十歲撫摩  
教誨不遺餘力一夕月下共語忽歎曰吾兄弟  
始五人今存者惟我與爾願世世爲兄弟因相  
抱而泣聞者感動譽讀書陽羨會薦新與客會  
食烹池魚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今盈尺矣  
遂鳴咽廢箸終身布衣而衣弟以帛曰弟客遊

在外也其友愛類如此曾世大父志穆無嗣營  
父捐其田爲義田歲數不祭族人欲鬻田完道  
賦營力復之曰此父志也志穆所遺四喪三女  
悉已力經營之人稱爲錫類云卒時年僅三十  
七嘗謂所親曰惟愛而後教行惟敬而後情至  
今人於兄弟升斗不相假而欲其愛教難矣脫  
有督責必且鬪牆弗督則又秦越同氣也時以  
爲名言

蓋山爲其洞陟則其靈之戶牖也嵇  
其功月貝圭表之垣墟也名山大川蓄風氣



蓮龕集卷之十三

疏引

臨川李來泰石臺著 同懷弟盛泰季章輯

男

志徽縣圖  
志崑增城

編次

姪

孫 曰冠軒南  
數寘景虞  
志鄉師孟

全梓

姪

志崑增城  
志崑增城

姪曾孫天申禮和

華山募緣疏

吾郡之華蓋山語其洞階則真靈之戶牖也稽其功用則封表之壇壝也名山大川蓄風氣而

蓮龕集

卷之三

疏

一

興雲雨其來尚矣自唐迄今褒崇顯赫由郡邑大夫以下逮峻岵孺稚水旱疾疫必以告徵應如響遠近祈報無虛日蓋千百年未有懈也考浮丘公之號已肇自黃帝時迄漢而原道歌相鶴經微顯文字矣王郭二真傳其冲舉在晉元康間然郡之名巴陵也乃在梁晉通中其前後不合至顏魯公訪求原緒僅得之隋開皇中於諸碑上再錄出者則其前此殆不知幾何年矣雖光靈相屬而世代綿邈天宗雲籍靡得而詳

焉而世獨艷傳其金船天鑑諸異與其鞭雷霆而走龍虎者威靈炫赫要神之所以爲神者固不在此吾聞祭雩有時郊禘有祀其事皆董於天官迨後世廢其職人世廸逆悖向之情幾無所寄故郡邑得以祀封內山川而一切負香奉水昏旦走趨皆得道其誠懇而通於神明斯固禮以義起而天與人合矣至人靈變無方於以積累功行而大著其吉凶同患陰隲下民之理豈有誣乎山觀之興肇自魯公碑所載崇修之運

龍集

卷之三

疏

二

工何其易也至宋曾南豐所記新建三廬其以木石易竹茅又何其難也然皆不聞其然於火獸數年以來焚如屢告論者謂三峯削成衍南離之旺氣而具廉貞之星體恒火之占固應如斯似已而未盡然也孤峯巨椽聳峙雲中風日之所蕩爍重以香篆飛空燐蕭連旦落煤飛燼撲滅未易矣今茲重建必當先區其焚燎之所使其氣不偏於棟檻兩旁之架構爲廬舍者不與正宇相接比庶乎其可也道童方心易陳



有餘吳允文等皆虔誠趨事乞言於余輒書以告之夫真人凝丹結炁必在於虛無廣漠之鄉而神化無方功用不闕聚人世之情若旦夕趨走惟恐其不頓現目前也茲舉也惟三眞之靈瑤宮貝闕夫豈遠而

蓼洲沙河廟募修石岸疏

豫章澤國也湖西諸郡之水縣流而下勢且蓄城賴諸洲以爲之蔽而蓼洲最近闔閭居積之會形勢亦最勝鄴道元所稱章貢水流經峇鹿蓮龕集

卷之十三

疏

三

洲是也霖潦不時盱汝之水皆橫流以入章江洲實受之夫以尋尺之地而受東西數派之衝其勢不得不危南頭累石爲堤不知始自何人功德亦鉅矣春夏間從橫河汎舟而下望闔外虎牙形如却月左闔右寺居然鼇負鯨吐也漲則爲波濤之所衝激涸則爲風日之所蕩燥灰石不相附非朝夕之故矣當淫霖驟集如潮汝上下行路之人皆有鴻隙螳封之懼及乎潦淨潭清視此層臺累土若無闕輕重者以故數圯

頃余從楚澤來見江陵堤壞沒田廬數百里行道爲斷土人言其初不過滲漉數片石耳利害所關莫不始於微而成於巨則此堤之當修何待占輿廢於黃鵠之言乎余旣趨六度上人修觀音閣之左塲而沙河廟前工方集亦欲余一言若石若甍旣纍纍矣余言固無所增也掌科饒公曰是舉也何固無所徵募首事劬勞後將不繼欲入也有所勸出也有所紀是誠不可無籍然則登斯籍者其功皆當與斷鼉制蛟等又蓮龕采

卷之十三

疏

四

何靳不爲邪許之助乎廟故祀水府神會賽無虛日是舉也惟神實式憑之余欲洲居者城居者皆休心於廢興成毀之數蓋猶是募寺疏中所謂因果之說也

吳山斗姥閣募緣疏

道書所奉斗姥卽釋氏所稱摩利支天也佛經謂其行常在日前道誥謂化現七星繫人身七魄尊之至親之至矣蘇公嘗手書經呪鑱石秦中明武功伯以虔事斗姥至示現大內載在史



策未嘗以語非雅馴置之也吳山上直斗杓下  
負江海扶輿清淑之氣聚焉其爲霓輶鸞車所  
憑依也固宜余浪遊湖上陟金地寶月諸峯問  
自然紫陽之遺事而不可得城隍祠之右飛構  
巋然矗至雲表則羽客沈鵬南顧爾瞻所建斗  
姥閣也肅謁之餘凭欄頰眺遠岫修林澄湖靚  
磴烟雲出沒於几案間實據一山之勝顧階城  
門櫺之屬多未備道人爲述締構之願力甚悉  
累功八載今則未成一簣耳卽欲余疏其事余

蓮龕集

卷之十三

疏

五

笑語道人君高致肅穆不減張伯雨固欲以七  
十二字符篆問之虞生邪惜余非其人一日向  
莫誦前賢江湖天廣大星斗界清寒之句爲徒  
倚不能去道人楮墨旣具且曰公適言斗姥靈  
異與吳山勝跡大畧是矣盍竟書之遂不能卻  
輒爲錄一時遊次之語如此若夫莊嚴丹雘自  
有具大法智者當之余萍踪漫語亦何足爲輕  
重哉

人靈萬物有覺卽心教別九流大乘是佛會群  
龍而開藏瑞啓恆星移飛鷲以成峯化勇震旦  
聖人神道設教假慧力用暢王風世尊方便廣  
行集衆資共修勝業流通最久利益實弘惟臨  
郡之兌隅有龍頓之古渡當舟車之輻輳日涉  
輕便介崇邑之郊垌時增妙勝西有淨土適道  
華嚴南無阿彌能除苦集蒼然平楚魯傳舊址  
蓮花叢爾短埠尙聽新繙貝葉殺那頓成小劫  
危嶮真示於盤螺麤生未免波旬橈棟難安夫

蓮龕集

卷之十一

疏

六

怖鴿沙門廣慧積願薰修矢計發誠將圖改作  
竊顧衣珠莫繫詎云七寶在懷猶冀影石常存  
佇俟雙金入掌譚齊豎拂張水部首伸接引之  
詞誼切同岑周文學重提贊歎之論復先乘韋  
屬我鍵椎不佞智月未圓薩雲遙睇闡提亦有  
佛性在萬行樂受同歸散華方悟本根論一切  
原非真有諸善知識念因果之相乘發大慈悲  
兼財法而均捨福聚如海豈遽唐捐功積猶山  
定爲依怙拈出西方公案誠慙非慧業文人證



盟南瞻部洲請質之矩羅尊者

繡毬山仙殿募緣疏

傳稱浮邱伯隱真於華蓋其徒王郭二君自金華玉笥徧歷諸方求之環華蓋數百里凡岡巒巖窟處皆傳其陟望之所各構僊祠奉之自晉唐以迄今茲未之改也而宋元間雨暘祈禱有應者守臣輒張大其事請於朝得賜額降香如奠典以故其祀益不廢余嘗博求其義以爲合於古者壇雩郊禘之祀而在各方者尤爲里社蓮龕集

卷之十三

疏

七

蜡臘之所必具非特神道設教亦儒者之說所不外也臨川百五都有山曰繡毬舊建仙祠其廢興歲月不可考近者守僧重加修建介余戚張君請叙其事余爲諸山之言多矣例不得辭且是山處臨宜之中環山而居者皆巨族大家其與茲祠禮祀相守遠者千餘年近者亦數百年則是山之興廢亦如高魯壇墮之不可離規模已具一切暨茨塗續之功當無俟外求感應徵報之說里人久信之守僧能述之其不以余

言爲輕重也明矣姑舉其言之雅馴者書而歸之以荅其意云

### 募修疎山禪寺引

距郡城四十里曰疎山蓋吾郡之燕峰鷲嶺也  
宇內名山大澤都會所聚君相主之以宰世制  
物山林所祕玄釋至之以栖禪葆眞其理一也  
疎山在梁陳時爲周內史劔霸之地當其築工  
塘邀朝命不儼然以茲山爲巨鎮哉迨乎陳師  
東下夷爲戰墟未嘗過而問焉及唐何仙舟奔  
蓮龕集

### 卷之三

引

八

官隱居而山以得名至自雲禪師採藤開宗賜  
額易號相傳至今遂爲名藍稽其建置蓋與郡  
城相先後豈非融結有自固非望景相攸者所  
得而爭乎每誦陸象山魯艇齋諸詩未嘗不低  
回久之波浪塵埃徒增舒園之歎今秋有僧海  
鎮以修寺來請且言將延雲居晦山大和尚主  
之此種因緣固非尋常募化者比余恆覽夢華  
編及洛陽伽藍諸紀輒恨其金碧侈靡爭焜耀  
於殿署闐闐之間宜其一廢不振增人大息茲



山以松石之名勝守耆宿之宗風曹女之法解  
猶新矮叔之禪燈無恙鈍根如余亦不免爲掉  
豐干之舌異時訪釣臺書屋之勝尙當與守僧  
銘諸檀施之功德於無量也

募修觀音寺引

盡谷鹿洲之南受上流諸水關以外累石爲塹  
以障衝決其爲功於洲甚鉅右爲沙河廟左爲  
觀音寺廟前之塹數毀數修而寺左塹若無關  
成毀者右迤大河水勢湍急固爾邨不盡然洲  
蓮龕集

卷之十二

引

九

以沙爲質波蕩其下上兩旁風復益之勢善崩  
固宜左有寺覆之無上滲之患於害減半矣則  
寺之爲功於塹又甚鉅也余曩寓寺中所見江  
流盈涸沙嶼出沒視洲居者較習去此四年矣  
頃重至此中見向之齒齒者日以窪向之矗矗  
者日以側有支勿壞非其時乎六度上人爲余  
言向者欲於寺之左展岸數武增屋一楹時絀  
未能願公一言振之夫利有出於相因而害恆  
伏於不及覺因寺而念塹則寺其因也塹其果

也因塲而念洲則塲其因也洲其果也仗彼觀音力爲堅固法門諸長者將踊躍亟圖之余特言其可見者而已至福田利益之語上人能合什以陳無俟余言也

### 大仙山修殿引

吾郡諸山多以仙名流俗相傳玉郭訪浮丘時從金華玉笥徧歷諸山而息踵於華蓋者也昔有遊匡廬者謂是山以匡續隱居得名或獻疑曰匡君未至時此只呼山耶無以應則曰不知

蓮龕集

卷之十三

引

十

鴻荒搏泥時何人爲道此種種名字耳每舉此語輒爲彼笑郡山諸名何以異此余汎汝江訪隋書夢水遺蹟則夢港之合於汝水者近是水畔三山躡而踞者曰駱駝豐而出者曰神童是山巍然有垂紳振笏之象則謂之大仙也固宜步虛時至鸞鶴相聞不得疑其不馴矣舊有仙廬亦里人雩報蜡息之所地於兵燹近始修復則有匡山僧來主其事吾聞海內名山如嵩華武當皆無佛寺而淨侶多依之蓋不以巖密爲



二諦也山崇三仙而主僧乃藉以修戒律爲意  
良勤大毀之工募建伊始徵余疏其事是舉也  
里中諸文學從史之邑大夫儼然標檀以爲之  
倡亦因緣湊會之一時矣抑余聞郡麻自芙蓉  
龍岡以至麻嶺則是三山實其委折聚秀之所  
而斜截汝水漸令東注以成郡中潑洄之勢是  
山之力爲多因而崇之亦風氣之會也願有心  
者因致力焉輒書此以引其端

古上橋寺修建孟蘭會引

蓮龕集

卷之十三

引

十一

理雖幻而濟於時事雖龐而便於物由古迄今  
未之或廢也自西方之教行賢智者悞以清淨  
虛無爲性命之旨而世俗則僅溺於徵應果報  
之說顯密交感其爲臧穀之失一也夫不有通  
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爲人心世道之萬不可  
已者乎然則以離相之莊嚴演菩提之施忍空  
花有象實諦知歸雖行解之外身實菩提之正  
果耳五度無般若則不能辨一切相有福無慧  
入於色見聲聞之邪般若無五度則不能利濟

衆生有慧無福入於諸法所滅之見孟蘭佛事  
以五度行般若若是亦吾儒人已兼濟之旨也博  
施濟衆聖人以爲猶病能仁氏發大弘願聚衆  
生之一花一粒卽爲無漏因果其術至便而其  
效最著匹夫匹娘皆能補堯舜所不及倘謂去  
來無迹幽明異途等於存而不論夫不見焄蒿  
悽愴爲仁人孝子之思而疵癘夭扎固裁成輔  
相者之所必計乎是舉也不特幽贊神明抑亦  
助宣聖化建初不云乎周孔所言畧示近蹟至  
蓮龕集

卷之十二

引

十二

於釋教備極幽微行惡有地獄長苦修善有天  
堂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上橋寺僧覺  
塵等乞言于余余無所聞於尊宿聯傳會于儒  
者之言明其事與理之不可已者以助贊嘆所  
願具大智慧者藉此孝慈之旨以爲世道人心  
之助而匹夫匹婦斗粟尺帛皆無以施濟自隘  
也

修祠引言

祠之義何昉乎前乎我者有所祀後乎我者有



所嗣云爾古者祭服不御祭器不藏於家其爲  
祠也弗比戶焉以神道尊之也弗遠地焉以人  
道親之也因陋就簡堂寢之弗飭規制之弗備  
而以奉吾祖若宗焉非禮也乙酉之亂祠燬於  
兵廢禮缺祀者十有五年頃謁假之暇論於暢  
之叔祖及我立兄與宗之長者僉謂工繁費博  
剝舉實難寧先具其規模而後從事焉且棖桷  
生敬几筵生哀人情乎烏呼忘於禮者之禮也  
其何敢辭乃以仲冬之吉卜祀於今祠則進諸

蓮龕集

卷之十三

引

十三

父見子弟而告之曰往者南野公之建祠也高  
曾祧祔之法具備迨致吾圭齋諸公之再建也  
惟以南野配始祖而他不與綦嚴矣今茲之舉  
意在追遠而萃渙寧詳母隘寧泛毋漏昭穆具  
列其制微與昔異孝子慈孫其亦有所感乎則  
又進諸父兄子弟而告之曰登斯堂也寧唯是  
飲食拜揖之儀先祖用享亦唯吾大夫君子世  
有訓言是馮是依用昌熾於爾室家無疆之祀  
其有豸乎則又進諸父兄子弟而告之曰爾田

于田爾漁于湖厥有常稅以庀厥事曩者大夫之創祠也惟歲入之利是需土木之視邊豆孰侈曾沃瘠之若是縣與邨人事勤惰公私有間與諸婚取之入有常諸嗣息之入有常罔或不供其母曰舉先人祀而惟利是問仁孝之與同誠信之與將非是者弗子也諸父兄子弟其用鑒於斯言聚族而謀之異時興事鳩工當無難者倘私已自便錮習不除則不肖與今值年諸君手口卒瘁爲此權輿之計亦僅因陋就簡而已堂寢未飭也規制未備也非禮之祀先人其終享之乎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敬綜其語以爲諸勸

家族義穀引

古公卿有田祿者得奉祭祀推之洽族以示慈惠倉箱稼廩必有所用之非聽其紅腐自封而已後賢傲其意有義倉義田之舉名甚美意亦甚厚顧古人之厚其族也有以養之必先有以教之宗族子弟皆相勉爲君子長者之行於是



振其乏絕以襄其禮而勸其爲善非徒使之視爲固有而坐享無勞之奉也晚近族大人衆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視其前人之所貽皆爲蠶食蠹耗之具又何義舉之足云其害始於經營者有二一則無實心任事不欲以公事取怨於人一則花銷耗費因以爲利而無以服衆於是取之者忘其所由來得之者以爲當然而不之惜甚至指升斗之可資遂有廢四民之業忘他日之患者是義倉義田皆不能以無弊

蓮龕集

卷之十三

引

十五

吾李氏祠自先大夫始有祭田遺訓諄諄以不及立義田爲歉然就近日利弊計之則義田不惟不能立亦不必立有田則有稅糧差使之費有佃戶交納之異有催取收折之煩經營之難又不止如前所云二害者今歲值年公議見丁出穀貯之祠倉亦畧倣義倉遺法人止一斛則出者不難長幼童稚各效力於祠亦以萃煥教孝也且出於衆資則可交相覺察可長久而不至耗折經營者必衆推誠懇詳慎勞怨可任之

人自今歲爲始秋熟後粒稻必須入倉以七月  
中旬結算自後每歲相時緩急或糶或放皆以  
夏中爲度庶幾積少成多日後閣宗子弟皆喻  
於公溥之意互相勸勉將以吾家爲禮義之族  
祖宗之澤未衰也卽推廣以舉義田之法亦何  
不可

秋懷詩小引

論詩者以時不以地則孔子刪詩不應列十五  
國矣自嚴儀輩有初盛中晚之說數百年來遞

蓮龕集

卷之十三

引

十六

相祖述摹擬剽竊儉父效吳儂固不如高坐道  
人不作漢語耳頃有事郡乘日揆討溪堂裘父  
諸家之書竊謂吾鄉之詩與晚唐爲近實則晚  
唐之詩與柴桑爲近也此亦繫乎地不繫乎時  
矣高游二子稱詩久余向疑其過似竟陵者茲  
秋懷一帙天空雲淨水清山紫颯颯乎欲移吾  
情卽溪堂裘父諸家之書亦應如是性情所至  
漸近自然又奚俟祖涪翁而禰元亮稱述源流  
爲足張楚耶世有知者當不河漢余言



春江唱和小引

春日里中諸子訪余於吳門意余已投閒汗漫不謂尙困征車也適有事雲間聯舟浹旬紙落如飛殊破寂寞諸子皆以余故不獲恣遊歷望中所得相戒無作輒美語路人廓冶錄其聲調之合者以繩卧遊余笑語而若此行不爲鱸魚鱸亦他日松陵集中一段佳話也

飛雲閣募建文昌武曲合祠引

郡北飛雲閣唐子城望雲門遺址也危昭諫乘蓮籠集

卷之十三

引

十七

唐末多事之時割據一方于羅城之內增設子城僭偏逾制後人隳之宜矣而其厝置之闕于形勢則有不可廢者郡山自五嶺東衡蜿蜒盤互束于兩川大約前仰而後俯審曲面勢宜有軒聳傑特之觀以迎渙陽而振伏陰是閣所係視承春武當爲尤重燬於乙酉而復建于丙午由西北旋折而上舊有文昌武曲一祠守閣者主之虛明高曠之區宜爲神靈所棲息此一說也閣當北辰之位宜有司命上將臨之以煥風

氣而聚人文此又一說也文昌武曲其說皆本于天官書而今之奉文昌者以梓潼神化書以爲卽周之張仲關壯繆封爵顯赫而祀者復隆以武曲之號皆不晰所本要以仲之孝友侯之忠義卽以上應星躔昭回陟降萬古恒新亦理之當然無足疑者二祠盼蠻過天下固不宜獨廢於此且祠旣復而有僧以奉香火卽以司閣道之啟閉諸凡謹糞除視燥濕皆藉之其有功于茲閣也甚大又非特神道設教之旨而已茲

蓮龕集

卷之十二

引

十八

守僧以修復爲請而不佞爲序其緣起如此

燕於小引

燕居者何誌勞也古人燕坐燕寢皆以逸爲義余獨反是驚巢甫定繞樹無枝從田舍隙地闢小軒上事居末之七手口卒瘞融泥未乾輒入其中如在雕梁藻井矣秋社爲期又將舍此而去誦飛燕差池之句爲之憮然因書以識余過



蓮龕集卷之十四

跋後 題辭 辨說 箴言

臨川李來泰石臺著 同懷弟盛泰季章輯

男 士微縣圃  
壬崑增城

編次

孫 日冠軒南  
數寬景虞

全梓

姪 士榮彥旭  
士琴蒼琦

志鄉師孟  
姪曾孫天申禮和

跋元白唱和詩

樂天代書詩一百韻微之和詩止前二十五韻

餘俱闕錢虞山從大內本鈔出全詩始備周雲

蓮龕集

卷之十四 跋

客梓之以傳篇中衰夷兩韻皆重見但等衰之

衰音差辛夸則木名也和詩於等衰辛夷仍用

原字蓋更一字而音義相溷則為犯韻矣此古

人下筆謹嚴處至憇憇以救等疊字皆不可單

用者後人以襲用原倡為嫌求工愈拙矣

書大來宋侯壽母圖後

夫人子之欲致於親者何無已也鐘鼎珈翟之

奉天下之最祕賢者也自牽衣視髻時輒以且

夕得當為幸極而安期王母火棗丹桃之說明

知其謬妄不經亦以爲當吾母而庶幾遇之不可謂非人情之至第其事誇誕不可訓則有名公鉅卿踵事增華譜爲詩歌視富貴神仙之語直無足當呖者又往往濫觴頌祝襲爲浮諛夫莫誠於人子之心而相詐以飾相投以僞何足榮焉甚矣得實致於其親之爲難也大來宋侯以名家子挾策遊賢士大夫間往者枌榆盛時宛蓋相望京洛中皆以獲交大來爲幸於是大來母孺人之慈與節籍籍顯通都聞余耳食舊蓮籠集

卷之十四

書後

二

矣少也賤扶服里門交大來晚屬者棲遲冰署適大來重趼至都傾蓋歡甚一旦出示其母壽圖一卷而重歎大來之有母且嘉大來之能致所欲致於其母也夫和丸剉韜所遇率不幸而卒能使其子名當世聖善之稱爲後人艷述使仲郢士行當日畧其瑣屑務飾夸美柳陶二母亦何遽出古名媛上以今讀文止大士千子諸先生所覩縷母氏之教養大來伯仲與大來伯仲之承歡母氏者甚悉蓋自茹荼飲蘖以迄萊



舞館含雖舉人世之誇誕其事浮諛其辭者曾  
無以過然則大來之致於其母者誠加人一等  
矣頃十年來滄海桑田世家大族所勒金石而  
映綸綉者猶有存焉者乎而大來奉持此卷萬  
里必借油素離離歸然靈光昔人謂仁孝之牘  
六丁護持則此冊爲母氏冰霜雨露之氣與諸  
先生筆墨交相輝映以傳不朽無疑也余於文  
無所識然幼奉教於鄉長者恥爲諛頌之言於  
大來之南還而觴母也漫書數語以附諸序詩  
蓮龕集

卷之四

書後

三

之後若夫升堂而上松栢之祝願俟異日

書瑞曇上人詩後

臨川叢林數十年無稱詩者雖道人荷擔挈盃  
一過匡廬九華眉間詡詡有五嶽之色隘可知  
也瑞曇習詩而好遊一日附江上船尾徧歷南  
北采五臺蓮花以歸靈谷諸子樂與往還近築  
精舍於東湖之上哀諸贈言示余昔洪覺範律  
學精嚴名在江西詩派中晚乃築庵汝上自爲  
銘記若頓空山水文字之緣者陳瑩中贈詩曰

此中亦有昆盧坐祇許靈山問法人瑞異方秀  
上精進時請於斯下一轉語

題方伯姚際斯講堂冊

嘗讀歐陽集古錄所載兩漢金石之文多部民  
頌功德於君長者疑其稱引過當甚則冒令甲  
犯當時之諱而不辭豈好諛者爲之與又何其  
言之劉愷而詳摯也細釋其義則去後之思沒  
世之感寓焉所論著足補史乘之闕三代直道  
在是未可強也今觀方伯姚公之事不信然與

蓮龕集

卷之十四

題冊

四

公馭歷中外爲循良爲骨鯁而最久者無若江  
右公之在江右佐憲參藩善政不一而最重且  
難者無若藩政上紓軍國之棘下念小民之疾  
苦庶幾公濟而民始肥耳詎意民甫生而公遽  
以沒乎嗚呼甲乙之間江右何等時也血肉膏  
原野所在寡人之妻孤人之子俘略相望公節  
縮衣食以生全者無筭及閩中釋諸係累者至  
公已病矣尚捐醫藥而煦濡之行路飲泣此其  
小者也公董漕時首請罷一歲之漕道殫始蘇



士獲宿飽及總邦政哀此子遺救死扶傷之不暇議蠲議賑不一而足屬以轉餉方殷或得請或未卽得請公憂形於色所補苴籌畫動計萬全於是大功始就國猶有民而公已不及視矣豈不重可悲哉憶往者節鉞需人廷推及公士民輒皇皇曰公卽去其知江右何及公之病也十三罷文武長吏以迨紳士氓庶無不奔走羣望願百身以贖公會幾何時而空階孤楹帷燈熒熒遂忍忘公而不躑躅般淫於茲殆非人情蓮龕集

卷之十四

題冊

五

禮有之以死勤事有功德於民者列在祀典將來彝典褒卹草野不敢知思名公之棠樹泣叔子之豐碑古今寧有異以講堂片石肇桐鄉之祀公之魂魄猶當求庇於此後有記者質之兩漢曾無媿辭僭書簡端以爲同志者勸不自計其言之無文也

玉山記題辭

唐人多述劍客若鹿盧躑蘭陵老人之屬電逝星奔波駭烏沒余讀其言未嘗不心開膽張舌

橋不得下已悟曰天下豈有神仙諒爲英雄當  
如是耳青蓮稱錢少陽投竿而起可爲帝王之  
師宋辛棄疾揭河北以還中原晚棲芝山諷其  
樂府猶有生氣二子用世幾何偶見其奇龍伸  
螭屈惟所置之子房赤松長源仙骨與李夫人  
掩被匿面同一關振向後一著不使人看破耳  
憶少年租穉塲屋友人傳平叔輒舉歐陽子芳  
語以自廣時子芳已建大將旗鼓肘金印如斗  
大及滄桑遞改黃冠無恙偶一出山鄉里倚以  
蓮龕集  
卷之十四  
題辭  
六

重活卽脫屣去之昔人云神仙者英雄退步詎  
不然與有客持示玉山傳奇叙次子芳本末甚  
悉余不覺掩卷三嘆也勝國之季胡粉飾面搔  
頭弄姿者大不乏人霜降水落不堪黃檯綽輩  
一番指點耳子芳經奇男子振臂一呼瘡痍盡  
起大淮南北戰壘猶存摩娑斯編亦青海白翎  
之往因西京夢華之遺錄也豈僅向三尺矐稔  
現身說法而已余寄子芳月光禪師入定時定  
水湛然滿室童子投以瓦礫輒患心痛除去之



而始復公今已坐證此道是記無乃水觀中之  
瓦礫乎子芳曰往劫經心前程如夢耳後生風  
鼻端出火自是道人本色願閱此者無以腐鼠  
相嚇而可矣

舊譜辨疑

楊君仲叙舊譜云李氏出於南唐之裔支分於  
臨川之曹家巷延支於南營坊至宋有諱從謙  
者遷於崇仁左港後有封宜春王者徙居彭源  
至宋末而榮三公避兵於今之外東廂其說鑿

蓮龕集

卷之十四

辨

七

鑿可據且彭源譜中尚有萬一萬二之名果爾  
則信而有徵莫是過矣南堊公修譜概擯不錄  
無乃過與皆詳攷之而知其誌之果無稽也按  
南唐時烈祖第四子齊王景達以大都督爲臨  
川牧在鎮十餘年卒於鎮郡之南湖今淤爲後  
湖田者其所開也元宋徙都豫章而景達官於  
斯卒於斯且當四方交兵之時其子姓不應更  
有他籍謂臨川之李出於南唐理或有之若從  
謙乃元宋第九子景達之諸姪也由鄂國公封

宜春王進封吉王歸宋仕至安遠行軍司馬南唐享祚三十年而從謙爲後主同母弟封號顯赫不得云至宋有從謙而指爲流寓轉徙之裔也且宜春卽從謙初封之號非有兩人乃云從謙徙居崇仁左港後有封宜春者徙居彭源是以一人而分爲兩人且分爲隔世其說尤爲謬妄按宋陸務觀作南唐書景達傳中蓋葬詳錄而未載有嗣封者其有子與否皆未可知至從謙傳則云後不知所終烏得謂崇仁尙有封碑可攷乎總之彭源之李或祖南唐而修譜者不能考稽謬參所聞益增舛錯至與吾家相附尤屬謬誤蓋西平與南唐原不相附麗也南野公雖刪其世系而未確辨其妄今舊譜尙存楊序而南野公誌蚤逸公之墓又及此說恐後人具追遠之思者復爾傳疑因爲詳辨而附志之

節序辨

時序有古人甚重而後人忽之者不特臘日爲然唐以二月朔日爲中和節令百官獻農書以



示務本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李果種相饋遺  
號獻生又冬至後百五日爲寒食節周書司烜  
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  
出火也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  
火懼火太盛故有龍忌之禁上巳之義亦本周  
禮女巫以歲時祓除病疾禳者潔也於水上盥  
濯之已者祉也疾已去祈介祉也魏以後但用  
三日不復用已此三節其傳最久有調燮之義  
視世俗所尚上元端午等節不侔也宋以來漸  
蓮龕集

廢今則士大夫亦不舉其名矣余謂此等皆當  
列於曆書以存古義至官曆所載七十二候始  
於元魏割裂月令中語以足其數義例亦多穿  
鑿存而不論可也

寒食節鄴中記云并州冬至後百五日爲介  
子推斷火冷食三日按左傳史記無子推被  
焚之事而琴操云文公哀之五月五日不得  
舉火又漢書周舉傳云太原一郡以介子推  
焚骸冬中一日不舉火舉爲刺史作書告廟

謂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風俗頓革  
一以夏一以冬皆與寒食不合非始於子推  
明矣故以周禮火禁之義爲正寒食不始子推先儒多辯  
之然止云子推無被焚之事未指其時序之不合也因附綴及之

### 上元辨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引史記樂書曰漢祀太乙以昏明 到明觀燈是其遺事今史記無此文  
梁簡文有列燈陳後主有遙詠山燈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太后是唐  
蓮龕集 卷之十四 辨 十  
以前歲不常設也宋太宗時三元不禁禩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至淳化元年始罷中元下元張燈乾德元年詔增十七十八兩夕是張燈之盛始於宋也孟元老紀京師燈棚事窮極侈靡視開元遺事所載不啻什百當時諸賢亦未有以此爲言者惟東坡有諫收買浙燈一狀但以不應減值爲詞未嘗直陳其侈也至郡邑爭事侈麗蔡元長至用備城庫油爲轉運所劾而呂汲公且曰帥臣用油數千斤何足



罪寢其奏不下又以見宋時法網之寬士大夫之持大體而畧小節類如此也然備城庫貯油亦至數千斤則他物之富可知僅以供守臣妄費豈不可惜乎

### 伏日辨

史記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德公以前無有也曆家以夏至後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一庚爲末伏如第五庚在立秋前者不爲末伏解者曰金氣伏藏之日也此解相沿未蓮龕集

### 卷之六

辨

十一

有辯其非者余竊謂不然伏乃火伏非金伏也火氣將微伏入於土而金始漸生其末伏必在立秋後者金雖用事而餘火尚在故於秋後之庚方爲火全伏而金全見之候若云金伏何不伏於火盛之時而伏於將微之時又何以立秋前之第五庚不爲末伏豈此日之庚便不畏火乎火之將燼必化爲土土藉火氣蒸動而金始生夏秋相乘安得不俟火伏而金始見乎其必以庚者以金生之日爲火除之候耳秦祠陳犬

四門以禦蠱災亦扶陽抑陰之意漢和帝六年  
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  
日閉不干他事非以陽微而陰見故有是語乎  
漢祠官多本緯書義雖不典然必不如後世解  
曆者之鹵莽耳

偶閱星平書有云夏至後逢庚爲伏蓋一陰  
生後金生而火囚故五六月金命不忌火此  
解與余臆合附錄於此

臘日辨

蓮龕集

卷之十四

辨

十二

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  
曰臘臘者獵也獵取獸以祀先祖又接也新故  
交接祭以報功也似臘特除歲之祭名耳考禮  
儀志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  
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  
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  
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  
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  
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



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蓋本於五運之說  
漢以戌魏以辰晉以丑宋亦以戌皆禱見史傳  
爲祀典之最重者元明以來此禮遂廢民家但  
以十二月八日爲臘日則浮屠氏之語耳先儒  
謂建子建丑皆以所行之重爲歲首於春夏之  
序原無改臘日之義亦然以臘之明日爲初歲  
受賀亦於除日朔日不相涉也又按宋叢語云  
國朝用漢臘冬至後第三戌大暮日也已酉年  
閏八月太史局遂以十一月戌爲臘議者云古  
蓮龕集

卷之十四

辨

十三

法遇閏卽以第四戌爲臘不宜在十一月是宋  
時雖沿其名亦未詳其義矣五德終始儒者不  
復言曆家亦不能舉其說若謂其論不經則今  
日祠官所掌多不可爲典要者何獨於此忽之  
也又古社日亦然漢以丙午魏以丁未晉以酉  
日正盛祖終臘之義今制但以仲春仲秋之戌  
日爲社日朝廷郡邑皆有祭於古人祀社之義  
殊矣

十二相屬諸書不載先輩云地支在下各取行地之足爪以奇偶配陰陽子寅辰午申戌陽也鼠虎龍猴犬皆五爪馬圓蹄奇數也丑卯巳未酉亥陰也牛羊雞豬皆四爪兔二爪蛇無足而岐舌偶數也似爲有理然物之足爪豈十二種外遂無別柔剛者因憶他書所雜見者以廣其說如通志云支干惟巳亥有義餘皆假借巳亥卽古文蛇豕也此巳亥之說也左傳龍見而雩龍辰星也此辰之說也日生於卯而有酉之雞蓮龕集

卷之十四

說

十四

月生於酉而有卯之兔陰陽之氣相感也此卯酉之說也仁由陽生俯而慈牛能舐犢得陽氣也禮由陰生仰而孝羊能跪乳得陰氣也此丑未之說也推廣而臆論之陽生於子而終於巳陰生於午而終於亥子滋也微陽初生伏而始動故象鼠前足四後足五子半之前陰而後陽也午一陰初生扶陽抑陰以剛德持之故象馬馬行健也丑紐也氣屈曲而出牛靜而有力量之行也未昧也陽向幽也羊目無生死昧昧



然也丑象牛未象羊合以仁禮之喻其義全矣  
寅爲三陽申爲三陰皆氣之漸盛陽盛則暴虎  
象其暴也陰盛則黠猴象其黠也卯酉爲日月  
之門戶相感之說備矣然陰陽感而未交兔舐  
毛而孕雞合而形不備皆感而不交者也故象  
之辰巳則陽起而動龍蛇皆變化之物也陽居  
五位君德也龍爲最神黃象之蛇無足而岐舌  
陽極而陰伏之象也亢而悔故取象焉戌亥陰  
極潛伏而斂藏犬司夜嗜性睡純乎陰矣又持

蓮龕集

卷之十四

說

十五

守之義也故戌亥象之陰陽消息之理俱可觸  
類旁通漫述以俟博雅者究而論之古人取象  
未有無義者其取義亦未無有象者一時偶舉  
不必過泥若必盡其說易之象爲大豕詩之雅  
爲老鴉亦復何味說卦雜言不過紛博求之以  
足其義豈八卦中必當有此乎十二屬或亦偶  
舉六畜之類以及龍虎蛇兔猴鼠人所共見共  
知者以爲象耳四裔紀年月俱不識于支如子  
年寅月則但知爲鼠年虎月之類亦共見共知

之一證也此等似不必穿鑿附合但得其取象  
取義之大意而可矣

座右箴

取人之直恕其慝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  
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踈取人之辯恕其肆取  
人之信恕其拘所謂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可  
因短以見長不可忌長以摘短若見人一無所  
取者便是不恕耳

前輩嘗教人靜坐姑淺言之人身靜時少鬧時

蓮龕集

卷之十四

箴

十六

多試看每日早起觸目卽視觸耳卽聽心無所  
觸亦思索終日應酬擾攘未有停刻及就寢又  
夢或數十年之前千百年之外無不遍歷夫以  
七尺之軀方寸之靈如晝夜多鬧何壽由此促  
過由此增何有於學耶故教人靜坐乃收心之  
法向學之漸也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  
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余有轉語自家  
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



以求自慊

忠厚二字談何容易公而不私又能盡已之心盡已之力乃可謂之忠損己利人又情文俱備終始不倦乃可謂之厚今世人所謂忠厚者非軟美卽懦弱愚闇胥失之矣

世間但有好勝人無慷慨人但有積怨人無感恩人但有短才人無憐才人但有邀福人無積德人但有爲生計人未有爲死計人但有爲近計人未有爲遠計人但有憂妻子人未有憂父母人

蓮龕集

卷之十四

箴

十七

母人間亦有之可不謂賢乎

東坡上哲宗書云孔融才疏意廣遂遭路粹之冤嵇康才多識寡遂遇鍾會之禍臣兼有昔人之短非遇聖朝從二子地下久矣每誦此語未嘗不三太息也余才不敢絜古人而意廣識寡則自知已久終不能改遭遇讒構亦幸免爲孔嵇之續復誦東坡此語真若爲余寫照邦無道免於刑戮惟聖賢能之下此皆有自取之故其苟免則倖也可不戒哉

淵明告子書云吾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之必貽俗患屢勉辭世使爾等幼而饑寒穎濱嘗舉此語惜子瞻出仕三十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不若淵明高蹈之樂也余自入仕籍以來時嘗誦陶公此語幸以冗散見裁遂無出山之志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當時此願畢矣不意田間苟活更陷不測則淵明非以辭世而全東坡非以入世而失也忤物招尤出處皆然才拙不能復改性剛或可自制時復競

蓮龕集

卷之十四

競

十八

競耳

孟顛於謝靈運本無大怨一旦遂搆以叛逆陳子昂死於射洪令但以求索不遂竟斃之獄更不知所坐者何事也余本無長物而貪人設械始以射洪之貪加以康樂之罪幸聖朝明察不至如晉唐之世使奸人得究其惡倖矣涉亂世之末流千古一轍更悲靈運伯玉當日竟不聞有如今日諸公之爲余解免者昔人云有怨於公子者願公子忘之有德於公子者願終身不



忘也吾子孫同預患難其識之

馬少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也余性闇昧聞人過失必辨其心  
事曲折或有萬不得已如昔人之爲人引慝爲  
法受惡者非好爲人解免見得人性無不善實  
是如此今經大難其間忘背恩義者中山狼大  
非後物始嘆荀子性惡之言必有所指而孟子  
相眸子之法平日殊不體驗也然畢竟善人多  
惡人少此數人者於禽獸又何擇焉吾子孫於  
蓮龕集

卷之十四

箴

十九

此數人不必復掛齒牙馬少游之  
之卽仍吾之闇昧可已

非對敵設難吾子非惡之言必亦惡語而孟子  
其吹此令孫大譏其間必非惡語昔中山狼大  
夫受惡者非欲爲人解免見得人性無不善實  
事曲折或有萬不得已如昔人之爲人引慝爲  
口不可得言也余性闇昧聞人過失必辨其心  
事曲折或有萬不得已如昔人之爲人引慝爲  
馬少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也余性闇昧聞人過失必辨其心

